

欧亚经济联盟经济一体化效果测度及评价

宫艳华

【内容提要】 欧亚地区是俄美欧争夺的战略要地，与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密切相关。欧亚经济联盟是目前欧亚地区最活跃的一体化组织。它是由俄罗斯主导的经济合作组织，却被普遍认为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欧亚经济联盟自成立以来取得了一些成绩，对其成果进行经济学测度发现，成员国选择入盟确有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实际需要，同时联盟规则也完全有利于俄谋求强国地位的战略意图。未来，欧亚经济联盟将长期存在，但可能将始终维持低效运转，即经济一体化深度发展局限性较强，空间扩展有限，且发展进度和节奏将明显低于预期水平。俄乌冲突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带来的经济冲击将使得未受制裁国家不断衡量自身的收益和风险，而俄罗斯将比以往更加需要联盟的支持。在西方全方位制裁下，俄罗斯与欧盟之间从能源贸易到金融投资彻底割裂的风险骤升，导致欧亚经济联盟未来发展可能走向封闭，前景不乐观。

【关键词】 欧亚经济联盟 经济一体化 贸易密集度 区域经济合作 俄乌冲突

【作者简介】 宫艳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欧亚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是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也是俄实施安全战略的地理空间，同时也是美国和西方势力延伸、阻止俄罗斯崛起的重要地区。苏联解体后该地区出现过一些政治、经济一体化组织，包括独联体、俄白哈乌四国统一经济空间、俄白哈关税同盟等。目前，独联体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很少被提及。乌克兰曾加入俄主导的四国统一经济空间后又很快退出，原因是其迫切希望加入欧洲一体化组织，近期更是因此引发了俄乌冲突。由俄白哈关税同盟发展而来的欧亚经济联盟成为该地区最活跃的一体化组织。它是由俄罗斯主导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却被外界和其成员国认为带有浓厚的政治属性。那么它真的是打着经济联盟旗号的政治联盟吗？它的经济属性在哪里？其运行效果如何？一体化未来

走向怎样? 这些问题对中国的发展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一 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目标及研究现状

2014年5月29日,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三国总统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签署《欧亚经济联盟条约》, 宣告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以下简称“联盟”)。2015年1月, 该联盟正式启动。2015年1月和5月, 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加入该联盟。2020年5月, 乌兹别克斯坦获得观察员国身份。欧亚经济联盟是采用世贸组织规则、原则和标准, 按照欧盟模式建立的旨在消除联盟内关税及非关税壁垒, 实现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高度一体化的超国家联合体。

欧亚经济联盟是一个拥有2 028.73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约占世界14%)、1.84亿人口(占世界2.4%)、GDP总量为2.045万亿美元(占世界3.2%)^①、对外贸易额为9 882亿美元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虽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比不大, 但其能源、金属工业和部分农产品以及基础设施的存量不容小觑, 特别是俄罗斯强大的军工和航空产业、创新经济和科技都具有一定实力和优势。

欧亚经济联盟拥有丰厚的自然资源和前苏联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 成立七年来, 为推动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作出了不懈努力, 对内积极推动经济一体化, 对外与其他经济体加强合作, 取得了一些成就, 也提出了未来的发展目标。如何客观评价和看待该联盟成立以来的经济成就, 需要在感性认识之外增加一些数理分析。

目前鲜有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欧亚经济联盟的著作或文章, 特别是针对其运行成果的经济学评估较少。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将研究视角和重点放在了俄罗斯主导该组织的原因和该组织的内外部障碍以及未来前景方面。这些观点总结起来大致如下: 在该联盟产生前后和成立之初, 国内主流声音并不看好该组织, 认为它具有先天缺陷, 有人甚至认为是“开历史倒车”, 是俄罗斯试图恢复苏联的重要举措; 该组织的发展必将十分艰难, 因为联盟成员国各怀异志, 外部势力千方百计进行遏制; 未来前景暗淡无光, 一体化难以深度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 该联盟正常运转后, 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 认为联盟作为新的一体化方案符合世界发展潮流, 是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统一, 是俄罗斯在以传统方式谋求势力范围和强国地位, 也是

^① <http://www.eaeunion.org/#about>

普京总统第三任期欧亚地区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

上述观点多数是从历史和地缘政治视角得出的结论。本文试图以经济学视角来研究该组织的运行及其成果。鉴于笔者此前已对联盟对外经济合作情况进行过相关研究^①，本文主要分析欧亚经济联盟内部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流动四个方面一体化的实际效果，全面认识该联盟一体化的发展脉络及未来走向。这对中国与该联盟的对接合作以及发展与联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双边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 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绩效评估

欧亚经济联盟具有法律意义的最重要文件就是其成立时各成员国签订的《欧亚经济联盟条约》（以下简称“《条约》”），该条约具有强制性。因此，本文首先总结概括《条约》的相关规定，以明确联盟的目标和各方的责任义务，其次整理联盟所取得的成就，最后以数据或数理分析结果客观评估联盟推进一体化的实际效果。

（一）商品贸易一体化：实现统一税率

1. 在政策保障方面

首先，根据《条约》，在商品贸易领域，成员国让渡与第三方或国际组织签订国际条约的权力；联盟履行和享有签订国际条约的义务和权利；联盟确立了商品自由贸易制度，在商品贸易项下，联盟具有超国家权限；联盟的最惠国待遇适用于成员国与第三方有国际条约规定的情况；联盟在商品贸易领域可协助成员国消除与第三方贸易中的限制措施，包括采取报复性措施（提高进口关税税率、实施数量限制、临时暂停给予特惠等）和发展出口的措施。由此可见，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在商品贸易协调政策方面实现了完全统一，其中关税调节具有强制性，在非关税调节方面成员国之间也形成了统一政策，但其执行不具有强制性。《条约》附件 7 第 10 款明确规定，成员国可以单方面对第三国采用临时性非关税调节措施。

其次，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的《欧亚经济联盟海关法典》对各国海关程序进行了统一，协调了此前 40% 未能达成统一的条款。该法典共有 9 编、61 章、465 条，明确了该联盟海关调节的基本原则及商品进出境管理规则。该法典基本遵照国际海关条约的规定制定联盟的海关程序及相关规则，包括货物进出境的原产地

^① 宫艳华：《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经济合作评析》，载《欧亚经济》2020 年第 6 期。

规则、海关估价规则、海关税缴纳及退税的相关规定。据联盟分析,该法典生效后,联盟内海关手续办理时间应缩短一半,货物通关时间应缩减至原来的1/6。

2. 在商品贸易方面的成就

在条约和法典的一系列强制性和非强制性规则保障下,欧亚经济联盟在商品贸易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基本实现了商品的自由流动。首先,联盟内海关管制已被取消,单一关税和统一的市场保护措施正式生效。联盟内的统一关税大大降低,其加权平均税率已从9.3%降至4.79%。统一的技术法规体系已建立,联盟已通过48项技术法规,其中43项已生效,对联盟市场85%的产品进行技术监管^①。联盟内商品流通扩大了32%。其次,联盟建立了一个共同的药品市场,于2017年开始运营,联盟内药品的相互贸易规模约有10亿美元左右^②。根据联盟规则注册的药品享有在整个联盟范围内自由流动的权利,正是由于联盟内对药品具有统一要求,使得共同的药品市场得以存在和运营。

3. 商品贸易一体化成效评价

(1) 贸易创造效应不明显。贸易创造效应是指由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了关税和与关税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措施,造成了他们相互之间贸易规模的扩大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可以用贸易增速和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来衡量贸易创造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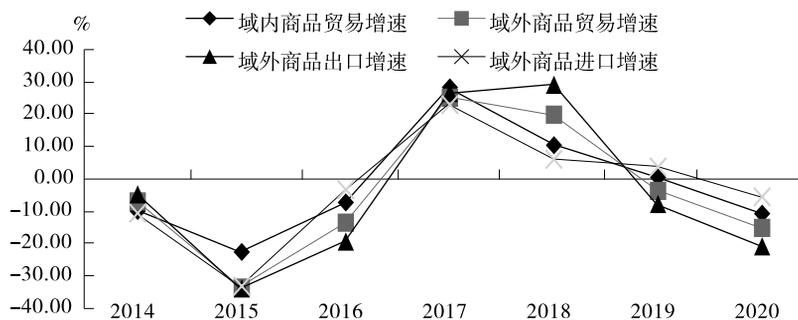


图1 欧亚经济联盟商品贸易增速

资料来源:欧亚经济委员会网站,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act/integr_i_makroec/dep_stat/tradestat/tables/Pages/default.aspx

^① Достижение целей в области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регионе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act/integr_i_makroec/dep_stat/econstat/Documents/SDG_booklet.pdf

^② Там же.

由图 1 可见，联盟内部贸易增速和对外贸易增速因受 2015 年西方经济制裁的影响在 2015 ~ 2016 年出现了急剧下滑，贸易增速出现了两位数的负增长。到 2017 年开始出现回弹，但是直到 2019 年还没有回升到 2014 年的绝对值水平。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贸易增速再次出现大幅下滑。值得注意的是，两次下滑都表现出了相同趋势的负增长，加上近年来贸易反弹乏力，说明联盟的贸易创造效应并不明显。

表 1 欧亚经济联盟贸易转移效应与贸易创造效应

年份	贸易转移效应	域内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 (%)
2020	15.09	8.10
2019	22.31	7.69
2018	22.70	7.40
2017	21.76	7.94
2016	21.10	7.78
2015	22.21	7.30
2014	19.27	6.58
2013	18.64	6.47

资料来源：根据欧亚经济委员会官方网站数据计算，<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

由于联盟成立时间较短，数据较少，不适合构建和使用模型测算贸易创造效应，我们简单地用联盟内成员国间进出口贸易额占联盟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这一指标反映联盟区域内贸易创造效应。从表 1 可以看出，这一指标在 2015 ~ 2016 年达到 7.8% 左右，直到 2019 年始终徘徊在这一水平，2020 年才达到 8.1%。从实际情况看，只能解释为在联盟成立初期出现过微弱的贸易创造效应，域内贸易在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提高了 1 个百分点，而且这种提高是在联盟对外贸易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实现的。联盟自成立以来到 2020 年没有显现出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

(2) 贸易转移效应十分微弱。贸易转移效应是指区域内成员国的进口从非成员国的进口转向成员国的进口给成员国带来的福利。本文使用来自联盟成员国的进口额与来自联盟外的进口额比值分析该联盟的贸易转移效应。由表 1 可见，联盟 2015 年这一指标为 22.21%，2019 年为 22.31%，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仅为 15.09%。联盟成立以来增幅并不明显，因此贸易转移效应也十分微弱。比较

明显的是在联盟成立之前的 2014 ~ 2015 年之间有较大提升，之后就一直在这一水平徘徊，说明联盟贸易转移效应在一次性释放后发展后劲不足。

从联盟成员国 2014 ~ 2019 年的贸易增速来看，俄罗斯显然是拖后腿的，其次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三国表现尚可，4% ~ 7.6% 之间的贸易增速只能说明联盟内的商品流动给这三个国家带来了些许贸易福利，但由于经济体量过小，贸易额不高，联盟整体贸易转移效应并不明显。2020 年因新冠疫情贸易增速陷入两位数的负增长，表明联盟抗风险能力较弱。因此，从商品贸易角度看，由于统一了关税，联盟实现了商品在成员国内自由流动，但在商品贸易领域仍然存在非关税调节的限制措施。联盟正在努力消除这些内部限制。

从联盟整体经济发展看，成员国经济增速明显低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虽然联盟经济规模的绝对水平在提高，但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仍然较小，说明联盟实力持续走低。因此，这一阶段内“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为成员国经济稳定发展创造条件”、“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的目标几乎沦为泡影。

表 2 欧亚经济联盟贸易增速与经济增速 (%)

时间 贸易增速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亚美尼亚	3.6	3.2	0.2	7.5	5.2	7.6	-17.9
白俄罗斯	1.7	-3.8	-2.5	2.5	3.0	1.2	-12.2
哈萨克斯坦	4.2	1.2	1.1	4.1	4.1	4.5	-13.1
吉尔吉斯斯坦	4.0	3.9	4.3	4.7	3.5	4.5	-23.2
俄罗斯	0.7	-2.3	0.3	1.6	2.3	1.3	-15.4
联盟 GDP 增速	1.1	-1.9	0.3	1.9	2.5	1.6	-2.9
世界经济增速	2.86	2.86	2.51	3.15	3.04	2.30	-2.90

资料来源：欧亚经济委员会官方网站数据，<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

上面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是从一体化深度分析，在分析一体化横向联系的时候，常用双边贸易额构建测度指标。其中，商品贸易密集度指数是衡量贸易一体化的一个主要指标，这一指标在测度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一体化组织的贸易一体化程度中都有所运用，指的是相对于世界贸易中贸易伙伴的相对重要性，反映的是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相关关系，用公式表示如下：

$$RTI_{ij} = \frac{X_{ij} + X_{ji}}{X_{iw} + X_{wi}} \cdot \frac{M_{jw} + M_{wj}}{M_w}$$

其中, X_{ij} 表示 i 国向 j 国的商品出口额, X_{ji} 表示 j 国对 i 国的商品出口额, X_{iw} 表示 i 国对世界的商品贸易总出口额, X_{wi} 表示世界对 i 国的商品贸易总出口, M_{jw} 表示 j 国商品贸易总进口额, M_{wj} 表示世界对 j 国的商品总进口额; M_w 表示世界商品总进口额。若该指标计算结果大于 1, 则说明一体化程度较高。

我们把欧亚经济联盟中的五个成员国分别分成 i 国和 j 国, 若其中一国为 i 国, 则其它成员国之和为 j 国。这样可以测度每一个成员国对联盟内其他成员国的紧密度。若指数大于 1 则说明该国与其他成员国一体化程度高, 若指数小于 1, 则说明该国与其他成员国一体化程度较低。

数据来源说明: 第一,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双边商品贸易进出口数据来源于欧亚经济联盟官方网站, 世界商品贸易进出口额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 的数据库。第二, 在数据采用时, j 国对 i 国的商品贸易出口额取值为 i 国对 j 国的商品贸易进口额, 两者之间微小的统计误差被忽略, 一是为了计算方便, 二是此误差极小, 不足以影响指标的计算, 更不影响对一体化程度的说明。经过笔者的计算, 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2016 ~ 2020 年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商品贸易密集度指数

国家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亚美尼亚	1.177	1.054	0.950	0.890	1.112
白俄罗斯	0.235	0.214	0.200	0.240	0.234
哈萨克斯坦	0.068	0.062	0.052	0.051	0.083
吉尔吉斯斯坦	1.512	1.555	2.621	1.537	2.629
俄罗斯	0.003	0.003	0.002	0.003	0.004

根据贸易密集度指数大于 1 意味着一体化程度高, 小于 1 则程度低的经济含义, 只有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与联盟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商品贸易一体化水平较高, 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对域内商品贸易的需求较高。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对其他成员国的商品贸易需求很低。由此可见, 在商品贸易领域, 联盟成员国之间一体化的紧密度主要体现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对联盟的依赖较强, 这可能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加入联盟的部分原因, 但并不是俄罗斯倡导联盟成立的基础。

（二）服务贸易一体化：建立单一市场

1. 在政策保障方面

在服务贸易和投资方面，《条约》附件 18 第 48 款明确规定，成员国可以自主确定与第三国进行服务贸易及投资活动相关的贸易政策。可见在服务贸易领域，联盟并不具有超国家权限，但力求建立统一的服务市场。条约规定，经各成员国提议由最高理事会决定，分领域、分阶段建设统一服务市场，逐步减少各国规定的限制与壁垒、在相互认可的基础上力争在更多领域建立统一的服务市场；在服务贸易领域遵循国民待遇原则。为此，各成员国不能对提供服务设限，只要获得许可便可向对方提供相应服务，相互承认服务供应商的资质。在内部协调过程中，应以非歧视性态度制定服务许可发放办法，做到客观、公正、简便、公开，避免乱收费等；消除对进口服务的数量限制、消除对服务提供者的数量限制，尊重竞争原则开展服务贸易合作。同时，对服务贸易征收间接税，税务信息公开透明。

2. 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成就

服务领域是联盟内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为确保服务贸易正常运转，系统性消除内部壁垒，联盟自 2016 年起共取消 51 项壁垒。为预防新壁垒出现，联盟与各成员国政府积极合作，确保法律法规协调一致。目前已有 53 个服务行业以单一市场的形式在运营^①。服务市场正在放开，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单一市场已经建立，电力市场正在形成，透明的监管规则已经建立。2020 年，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已审议通过《关于建立联盟统一电力市场的国际条约》，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对该条约尚在履行国内审批手续。预计自 2025 年 1 月起，欧亚经济联盟统一电力市场将全面启动运营。

尽管如此，服务领域的内部限制仍然存在。根据《条约》第 25 条，除条约规定的情况外，联盟内部不需要使用海关申报的货物均自由运输，但当前正在形成的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市场是例外。对此，欧亚经济委员会执委会主席米哈伊尔·米亚斯尼科维奇在 2020 年的一次会议后公开表示，“联盟正准备成立高级别小组，以规范公路运输自由化问题，这对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非常重要。另外一

^① 《萨尔基相：未来五年欧亚经济联盟将继续深化一体化发展》，<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e/202001/20200102928015.shtml>

个尚未协调的领域是天然气运输的价格和关税。”

联盟内部统一大市场正在形成。在石油、天然气、金融等领域中正在继续推进一体化安排，2024 年 1 月 1 日前将建成石油和石油产品的统一市场，不晚于 2025 年 1 月 1 日将形成统一的天然气市场。2021 年 1 月，白俄罗斯副总理彼得里申科表示，联盟将于 2021 年年内制定完成《关于建立统一石油和成品油市场的协定》，目前该协定和《关于石油和成品油运输服务统一法规的协定》尚在讨论当中，计划于 2021 年完成签署前的准备工作。同时，联盟将于 2025 年在阿拉木图建立超国家的金融市场协调机构并确立其权限与职能；计划 2025 年前启动统一金融、交通运输和能源市场的相关文件。

3. 服务贸易一体化成效评价

从服务业在全球的地域分布看，欧洲是世界服务业最发达的地区，中亚地区从数据上看似乎也很接近欧洲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 ~ 2020 年联盟成员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始终保持在 50% 左右，其中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水平较高，保持在 55% 以上（表 4）。

表 4 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	亚美尼亚
2013 年	45.42	53.18	49.63	55.97	45.75
2014 年	45.65	54.84	50.61	55.56	47.41
2015 年	47.74	59.30	52.15	56.05	48.21
2016 年	48.52	57.86	50.15	56.76	49.91
2017 年	47.63	57.30	49.93	56.26	50.77
2018 年	47.72	55.45	49.79	54.12	52.62
2019 年	48.43	55.53	49.85	53.97	54.23
2020 年	49.07	55.75	49.63	56.27	53.3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dreinet.com.cn/dataTable?id=51&structureId=83>

这一水平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白俄罗斯的水平都在 50% 左右，不能算落后。但是，单纯通过这一指标判断联盟成员国的服务业都具有较高水平显然不够客观，也不符合实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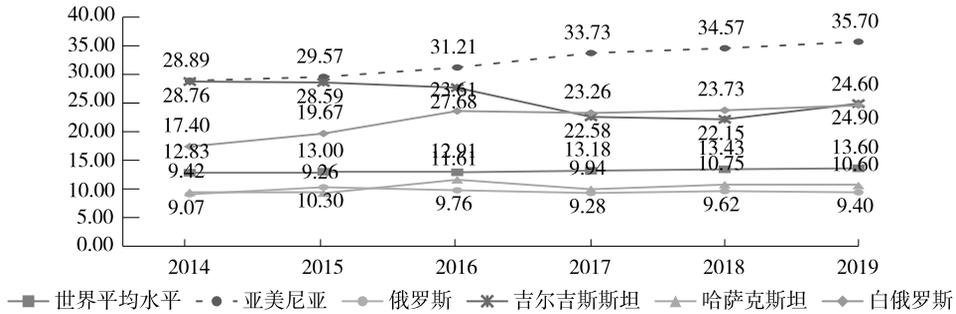


图2 欧亚经济联盟服务贸易额占 GDP 的比重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BM.GSR.NFSV.CD?end=2018&locations=RU-AM-KZ-KG-BY&start=1993&view=chart>

从服务贸易额占 GDP 比重来看，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均在 10% 左右，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他三国则处于 25% ~ 35% 之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样这也不能说明联盟国家的服务贸易较为发达。实际上，联盟成员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并不像数据表现的那么乐观（后文对此进行具体分析）。考察联盟成立以来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应比较服务贸易增速及服务贸易在世界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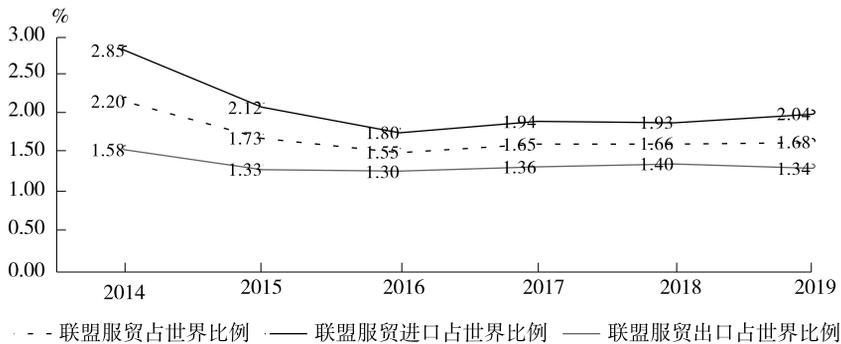


图3 欧亚经济联盟服务贸易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 (%)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计算，<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BM.GSR.NFSV.CD?end=2018&locations=RU-AM-KZ-KG-BY&start=1993&view=chart>

如图 3 所示，联盟的服务贸易额在世界上所占比重很低，且呈水平趋势发展，波动不大，说明联盟成立后服务贸易的发展没有发生显著改善。联盟整体对外服务贸易比重在 2014 年还处在 2.2% 的水平，之后持续走低，到 2019 年达到

1.68%。这说明服务贸易整体发展相对于世界来说不仅没有进步，而且还落后了。同时可以看到，联盟整体服务贸易进口高于服务贸易出口，服务贸易逆差较大，且逆差并未出现收缩趋势，说明联盟的服务贸易对外依赖度明显高于对外输出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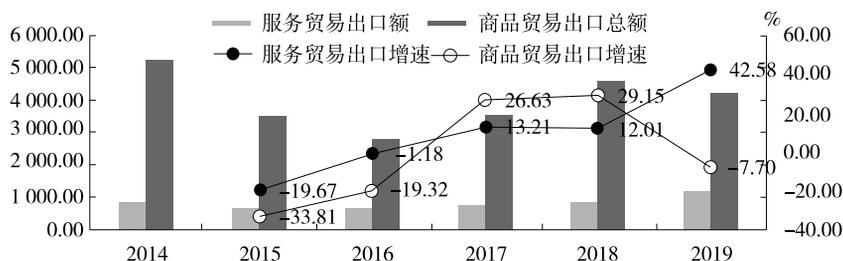


图4 欧亚经济联盟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的比较

资料来源：服务贸易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商品贸易数据来自欧亚经济委员会官方统计数据计算得出。

从世界整体看，除金融危机对货物贸易的影响超过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外，在大多数年份里，服务贸易出口增速都超过货物贸易出口增速。欧亚经济联盟则恰恰相反，在2017~2018年整体经济发展较好的年份里，服务贸易增速却低于商品贸易增速。从规模上讲，到2018年服务贸易出口额刚刚恢复到2014年的水平。由此可见，联盟的服务贸易出口额虽然逐年增加，但增速只有2015~2016年才符合世界发展趋势，2017~2018年表现差强人意，2019年呈现高速增长，整体水平仍然徘徊在2014年水平。因此，联盟服务贸易虽然某些指标看上去较好，但实际发展水平较低，且逆差较大，依赖进口。

上述以双边贸易额衡量联盟运行绩效，只能说明双边服务贸易的绝对值，下面继续用分析一体化常用的服务贸易密集度指数来测度服务贸易一体化的横向联系程度。公式表示如下：

$$RTI_{ij} = \frac{X_{ij} + X_{ji}}{X_{iw} + X_{wi}} \cdot \frac{M_{jw} + M_{wj}}{M_w}$$

X_{ij} 表示i国向j国的服务出口额， X_{ji} 表示j国对i国的服务出口额， X_{iw} 表示i国对世界的服务贸易总出口额， X_{wi} 表示世界对i国的服务贸易总出口， M_{jw} 表示j国服务贸易总进口额， M_{wj} 表示世界对j国的总进口额； M_w 表示世界服务贸易总进口额。若该指标计算结果大于1，则说明一体化程度较高。

我们把欧亚经济联盟中的五个成员国分别分成 i 国和 j 国，若其中一国为 i 国，则其它成员国之和为 j 国。这样可以测度每一个成员国对联盟内其他成员国的紧密度。若指数大于 1 则说明该国与其他成员国一体化程度高，若指数小于 1，则说明该国与其他成员国一体化程度较低。

数据来源说明：第一，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双边服务贸易进出口数据来源于欧亚经济联盟官方网站，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 的数据库。第二，由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数据更新较慢，目前服务贸易数值只更新到 2019 年，而且吉尔吉斯斯坦 2015 年的服务贸易数据欠缺，因此，这里分析的时间从 2016 年至 2019 年。第三，在数据采用时， j 国对 i 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取值为 i 国对 j 国的服务贸易进口额，两者之间微小的统计误差被忽略，一是为了计算方便，二是此误差极小，不足以影响指标的计算，更不影响对一体化程度的说明。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联盟内服务贸易一体化程度清晰可见。

表 5 2016 ~ 2019 年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服务贸易密集度指数表

国家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亚美尼亚	0.33	0.31	0.32	0.36
白俄罗斯	1.22	1.14	1.15	1.19
哈萨克斯坦	2.65	2.23	2.27	2.12
吉尔吉斯斯坦	0.31	0.23	0.22	0.21
俄罗斯	96.46	98.22	91.61	89.12

根据贸易密集度指数大于 1 意味着一体化程度高，小于 1 则程度低的经济含义，从计算结果可见，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三国与联盟内其他成员国之间的服务贸易一体化紧密度较高，特别是俄罗斯对其他成员国的依赖很大，而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与联盟内其他成员国之间的服务贸易联系尚不够密切。这一指标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俄、白、哈三国正是由于彼此需要，才从当初的俄白哈关税同盟走到今天的欧亚经济联盟。而且，在服务贸易领域俄罗斯对联盟内其他成员国的需要最为强烈。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俄罗斯倡导并主导欧亚经济联盟建立以及该联盟能够有效运转的原因。这一数据结果看似出乎意料，其实却在情理之中。

表 4 和表 5 的数据表明俄白哈之间确实存在经济一体化需要。当然，不能否认的是俄罗斯对该组织赋予了相当大的政治意义，且始终未放弃将其改造成为政

治联盟的设想。通过数据显示的结果，我们需要厘清的问题是，贸易紧密度指数显示的是一个经济体与另一个经济体之间的紧密程度，是一种横向联系，而一体化水平的另一个维度是纵向的贸易发展水平，包括贸易规模的绝对值和增长率等（如前文所述）。由此可知，欧亚经济联盟是一个服务贸易彼此紧密联系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一体化组织。

那么，成员国间的服务贸易究竟在哪些方面联系紧密呢？是什么因素让他们紧紧抱团在一起，又不能像商品贸易那样让渡主权，而是需要自主空间呢？为了揭示这一点，笔者进一步对联盟成员国对内服务贸易出口中的分类进行计算。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方面的最新国际标准是 2010 年联合国、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欧盟统计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旅游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 7 个国际组织修订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国际收支服务扩展分类》将“服务贸易”分为 12 大类，分别是：（1）对他人拥有的有形投入进行的制造服务；（2）其他未包括的保养和维修服务；（3）运输；（4）旅行；（5）建筑；（6）保险和养老金服务；（7）金融服务；（8）其他未包括的知识产权使用费；（9）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10）其他商业服务；（1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12）其他未包括的政府货物和服务。按照这一分类，运用欧亚经济联盟官方网站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出各类占出口服务总额的比重，结果最有优势的服务出口类别是运输和旅行（见表 6），即对商品和人的流动进行的服务是联盟内彼此最需要，也是联系最为紧密的。

表 6 运输和旅行占成员国对联盟内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

国家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白俄罗斯	44.3	48.3	42.4	43.8
哈萨克斯坦	88.6	86.8	87.2	82.0
吉尔吉斯斯坦	—	77.2	77.4	80.1
俄罗斯	63.7	62.6	66.8	68.6

数据来源：根据欧亚经济联盟官方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说明：亚美尼亚因原始统计数据缺乏，付诸阙如。

从表 6 可见，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运输和旅行这两类占对联盟内成员国服务出口的 80% 以上，俄罗斯这一比重也接近 70%，白俄罗斯占比不足 50%。亚美尼亚服务业主要集中在贸易、交通和仓储方面。这说明包括俄罗斯在

内的联盟成员国的服务业主要为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很少。这说明前文的整体数据具有片面性，经济问题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联盟国家的服务贸易实际发展水平仍然是以传统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如旅游、运输等行业，而资本密集型服务，如航空、通讯、建筑，技术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如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贡献微弱，服务业增长方式较为落后。

由此可知，联盟内成员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是由于天然的地理区位相互靠近，原苏联时期存续的交通路网的规划建设 and 彼此语言文化的一致性等因素导致的紧密联系。这一数据所显示的结论为国内外学界的感性认识提供了客观依据，也是对联盟成员国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普遍看法的有力支撑。

（三）资金流动自由化：毫无建树

1. 在政策保障方面

《欧亚经济联盟条约》附件 16 第 48 款明确规定，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成员国可自行与第三方进行协调，确定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联盟不具有超国家权限。在投资领域成员国应受到公平待遇，不受歧视，不存在隐蔽性限制。对第三国可以设置限制和禁止性规定。与成员国国内法律不匹配之处需要修改国内法。在该领域的税收优惠对第三方具有排他性。

在联盟内建立公平、公开、透明的共同金融市场，金融业服务执照在其他成员国境内相互承认。为保障资本在金融市场自由流动创造条件。目前仅局限于业内的信息交换和政策协调，没有强制措施。在投资领域依然采用国民待遇原则，执行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投资纠纷可以诉诸法院解决。

2. 在资金流动自由化方面的成就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以来吸引的直接投资存量呈逐年增加态势。2015 年吸引的直接投资存量达到 5 138.96 亿美元，2019 年达到 7 727.28 亿美元，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有微弱减少，总体表现是积极向上的，这说明联盟对外国直接投资需求较高。但域内的直接投资存量总量不高，规模较小，且同期也没有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到 2017 年增长到最高点 229.84 亿美元后大幅减少，2018 年减少了 30%，只有 161.53 亿美元，直到 2020 年仍然保持这一水平^①。

^① 数据来源于欧亚经济联盟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act/integr_i_m_kroec/dep_stat/fin_stat/stat_tables/Pages/default.aspx

联盟域内的直接投资情况不仅总量低，且占比更低（见表 7）。从表 7 可以看出联盟的域内投资自联盟成立以来没有得到发展，资金的自由化流动毫无建树。

表 7 欧亚经济联盟整体吸引的直接投资存量表（单位：亿美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世界直接投资总量	5 138.96	6 637.30	7 137.52	6 814.05	7 727.28	7 310.75
其中域内投资	172.80	214.25	229.84	161.53	179.93	163.70
域内投资占比（%）	3.36	3.23	3.22	2.37	2.33	2.24

资料来源：欧亚经济联盟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

在资金自由流动方面，联盟虽然制定了计划，提出到 2025 年实现资本自由流动，但目前已取得的成就非常有限，主要体现为协调金融部门立法，准备建立一个共同的金融市场，并确定国家支付系统一体化的方向。目前这一市场在概念上已经获得批准，正在筹备中，计划在 2025 年之前完成。它体现了联盟内将以确保资本和金融服务的自由流动为原则，加强投资合作。

3. 对资金流动自由化成效的评价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中，通常认为在宏观层面吸引投资的效应可以分为投资的创造效应和投资的转移效应。创造效应是指区域内由于采用一体化的投资政策，对外资的市场准入适当让步，从而使原来被拒之门外的成员国的资金可以自由进入其他成员国市场，对区域内成员国的相互间的资金流动起到促进作用。同时，贸易和投资壁垒的减少，投资限制和风险降低，政策的可预见性增强也激励区域外投资者的信心，且这种直接投资还可以使产品自由进入其他成员国的市场，从而带动区域外资金流入的增加。这种投资创造效应一般通过两种路径实现：一是区域内的投资便利化措施改善投资环境，对资本流动有直接促进作用。二是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带动贸易与投资的相互作用，间接促进资本在区域内的流动。投资转移效应是由于区域内各种非关税壁垒的消除，包括投资政策的完善，投资环境的改善等促进区域内的投资主体进行新的资源整合，资源配置的活动，也会促进区域内的资金流入量显著增加。无论是投资创造效应还是投资转移效应，最终的结果都是促进资本的流动，使外国直接投资加速流入本国市场，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国民的福利。我们直接从结果入手，考察联盟内直接投资存量近年来的变化。

表 8 欧亚经济联盟域内直接投资存款 (单位: 百万美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亚美尼亚	流入	1 924.4	1 932.7	1 740.5	2 099.6	2 328.3	1 686.7
	流出	-	-	-	-	-	-
白俄罗斯	流入	10 294.9	10 634.6	11 025.7	4 086.9	4 599.8	4 543.8
	流出	508.6	582.4	657.0	1 199.2	1 174.3	1 160.3
哈萨克斯坦	流入	3 304.7	4 305.9	4 793.8	5 109.4	5 488.3	5 341.8
	流出	1 106.8	1 593.8	1 878.2	1 951.9	2 316.4	2 293.0
俄罗斯	流入	1 756.3	4 551.7	5 424.3	4 857.4	5 573.5	4 797.2
	流出	7 864.7	8 441.6	9 524.8	8 834.9	9 583.2	8 673.9

资料来源: 欧亚经济联盟官方网站数据。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

根据联盟委员会官方网站 2015 ~ 2020 年的数据绘制联盟内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图 (见表 8), 图中分别标注了 2015 年和 2020 年的数据。需要说明的是, 吉尔吉斯斯坦缺少相关的原始数据。亚美尼亚仅有直接投资流入量, 缺少流出量数据, 且流入量没有明显的变化。白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流入量在 2015 ~ 2017 年持续增长, 2018 年明显下滑 50% 以上, 之后则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哈萨克斯坦是唯一一个直接投资流入量持续增长的, 从 2015 年的 33.05 亿美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53.4 亿美元, 且明显超过向域内其他国家的流出量。俄罗斯的资金流入量 2016 年明显增加后保持平稳, 始终保持在 45 亿 ~ 56 亿美元之间。流出量也是在 2016 年高速增长后始终保持在 85 亿 ~ 100 亿美元之间, 成为联盟区域内唯一一个向区域内净输出资金的国家^①。整体看来, 区域内各成员国对于直接投资的现状大多是向内需求大于向外输出, 只有俄罗斯一个国家向外输出高于向内需求。除哈萨克斯坦外, 其他成员国直接投资存量的流入量没有明显增加。因此, 区域内整体的投资创造效应和投资转移效应可以说都是无从谈起。

除纵向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效果, 本文把贸易一体化指数进行改进, 同样也可以计算出投资一体化指数, 来分析横向的投资紧密度的效果。欧盟和东盟在衡量区域内投资一体化时也都用了该项指标。

外国直接投资密度 (FDII), 用公式表示如下:

$$FDII_{mi} = \frac{\sum_{i=1}^n FDII_{Mij}}{GDP_i} \times 100\%, \quad i = 1$$

^① 资料来源: 欧亚经济联盟官方网站数据。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

我们还是把联盟中的五个成员国分别分成 i 国和 j 国，若其中一国为 i 国，则其他成员国之和为 j 国。 FDI_{mi} 表示 i 国对区域内其他成员国的投资紧密度。 FDI_{mij} 表示 i 国向 j 国的投资额， GDP_i 表示 i 国的经济总量。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该国的投资对区域内其他国家的紧密度越大，反之，则是对区域内其他国家的投资紧密度越小。根据欧亚经济联盟官方网站的直接投资数据，经过笔者的计算，结果如下，如表 9 所示。

表 9 2016 ~ 2019 年欧亚经济联盟区域内投资密度指标 (%)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亚美尼亚	18.33	15.10	16.85	17.10
白俄罗斯	22.40	20.16	6.82	7.14
哈萨克斯坦	3.14	2.87	2.85	3.02
吉尔吉斯斯坦	76.98	67.78	64.09	63.02
俄罗斯	0.36	0.34	0.29	0.33

数据来源：根据欧亚经济联盟网站数据计算，<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

表 9 数据显示，在联盟区域内的投资一体化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对域内的直接投资需求度较高，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最需要区域内其他成员国投资，但有缓慢降低的趋势，亚美尼亚则没有改变的趋势。白俄罗斯近年来对域内的投资需求明显减少，到 2019 年需求水平已经很低了。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几乎不需要联盟内的投资。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作为联盟最大的经济体，并不关注联盟内其他成员国的对自己的资本投入，相反可能还向其他成员国投资，以寻求成本优势和资源的最优配置。哈萨克斯坦对联盟成员国的资金没有需求，主要是对资源的运输和物流服务需求较大，这是目前哈萨克斯坦急需解决的经济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作为联盟内最穷困的国家则对内部资金需求较大，对外部需求也较大。

因此，联盟内整体投资规模不高，在各国总体吸引的直接投资总量占比较低，无明显的增长趋势。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欧亚经济联盟的投资一体化效果并不理想，可以说毫无建树。

(四) 劳动力自由流动：成果显著

1. 在政策保障方面

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议题最早是在 2012 年建立统一经济空间时期提出的，是加

入 WTO 规则的 17 个基础协议之一，其中包括资本、服务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2014 年的《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提出努力实现四个自由：即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条约第 26 章“劳动一体化”和附件 30“关于国家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提供医疗救助”规定：“在自然人流动方面，除了相关联盟法律规定外，不得对同服务人员的教育、经验、技能等级、人员的商业素质提出特殊要求。对自然人提供服务不能设置数量限制。”相关文件还包括 2014 年 10 月 12 日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会决议审定的第 103 号文件——《在保障退休金领域进行合作的国际条约项目》《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劳动者养老金协议草案》《实施联盟成员国劳动者退休金协议的执行机构间的协议草案》和《执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劳动者养老金协议和实施联盟成员国劳动者养老金协议的执行机构间的信息通讯法规》。

2. 在劳动力自由流动方面的成就

劳动力流动的执行机构是欧亚经济委员会下设的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委员会包括一个移民政策咨询部门和一个联盟国家劳动者社保、退休金、医疗救助和职业活动部门。劳动力的流动其实一直存在，在政策上的规范主要是在统一经济空间之后。下面以俄罗斯为例，表 10 具体列出了不同时期对移民劳动力获得工作许可的要求。

表 10 俄罗斯对劳动力移民获得工作许可的要求

对独联体移民获得在俄工作的要求	对海关联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劳动者的要求	对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劳动者的要求
必需的： - 购买医疗保险； - 接受体检； - 通过俄语知识考试（语言、历史和立法）； - 获得劳动许可	不保护劳动力市场。 劳动者不需要领取劳动许可。	不保护劳动力市场。 劳动者不需要领取劳动许可。 劳动执行活动基于民事合同。
根据双边协议，移民可能在俄领土上未经登记。	公民、劳动者（成员家庭）在没有注册的情况下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最多 30 天。	公民、劳动者（成员家庭）在没有注册的情况下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最多 30 天。
移民的临时逗留期限取决于许可的有效性。	劳动者（家庭成员）临时逗留期限取决于雇佣合约。	劳动者（家庭成员）临时逗留期限取决于雇佣合约或民事合同。
劳动移民自费获得医疗保险。	劳动者（家庭成员）按照国家劳动法获得社会保障（社会保险）。	劳动者获得国民待遇，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参加强制性医疗保险等）。

移民提前支付所得税（取得许可）。	劳动者的收入按照相关劳动法征税。	劳动者的收入征税视同于国内劳动者征税。
按照国家相关劳动法承认文凭和资格。	按照国家相关劳动法承认文凭和资格。	直接承认文凭和资格。
劳动者子女有权依法享受学前教育。	劳动者子女有权依法享受学前教育。	劳动者子女有权依法享受学前教育。
移民应具有医疗保险。	依据劳动者的工作经验给予社会保险。	依据劳动者的工作（保险）经验给予社会保险。
移民应具有医疗保险。	劳动者（家庭成员）有呼叫救护车（紧急医疗救助）的权利。	劳动者（家庭成员）获得紧急医疗救助（紧急和紧急形式）视同于同等条件下的国内公民——免费，且不论是否存在医疗政策。
未支付养老金，不支取养老金。	未支付养老金，不支取养老金。	正在起草强制性条约： - 缴纳养老金； - 支取养老金。

资料来源：Труд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обеспечение трудящихся в Евразийск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союзе, М.,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2016.

3. 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成效评价

在欧亚经济联盟实现四个自由的目标中，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完成相对较好的，相对较为充分。这一事实在统一经济空间时期就已实现，到欧亚经济联盟时期随着政策的规范，流动的规模和比例也在逐年增加。其实吉尔吉斯斯坦最初加入联盟时就考虑到了移民问题，因为其 GDP 的 30% 左右是依靠劳动移民的侨汇收入实现的。当然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也的确存在劳动力季节性短缺问题，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过剩的劳动力资源正好可以补充，同时也可以提升本国就业率。

由表 11 可知，联盟成员国的劳动力规模中俄罗斯具有绝对优势，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劳动力相比太少，包括白俄罗斯也不算多。但俄罗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包括哈萨克斯坦对劳动力需求较高，这样就形成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主要吸收其他成员国劳动力的形势。从表 12 可知，在联盟成立后，各成员国的失业率都有所降低，说明劳动力流动为经济注入了活力，同时也提升了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由表 13 和表 14 可知，联盟成立后，各成员国的劳动力流入率和流出率都有所提高，可以说明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提升，这是对联盟关于劳动力流动政策不断改进的一种肯定和认可，也是联盟内部一体化各项政策中正向作用最为显著的部分。

表 11 欧亚经济联盟 2015 ~ 2019 年劳动力人数 (单位: 千人)

国家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亚美尼亚	1316.4	1226.3	1230.7	1141.5	1318.1
白俄罗斯	4706.0	6163.6	5195.2	5141.6	5122.4
哈萨克斯坦	9074.9	8998.8	9027.4	9138.6	9221.5
吉尔吉斯斯坦	2544.3	2547.4	2525.2	2538.8	2583.6
俄罗斯	76587.5	76636.1	76108.5	76190.1	75397.9

资料来源: 欧亚经济联盟委员会统计数据,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

表 12 欧亚经济联盟 2015 ~ 2019 年失业率 (%)

国家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亚美尼亚	18.5	18.0	17.8	20.5	18.3
白俄罗斯	—	5.8	5.6	4.8	4.2
哈萨克斯坦	5.0	5.0	4.9	4.9	4.8
吉尔吉斯斯坦	7.6	7.2	6.9	6.2	5.5
俄罗斯	5.6	5.5	5.2	4.8	4.6

资料来源: 欧亚经济联盟委员会统计数据,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

表 13 欧亚经济联盟 2015 ~ 2019 年劳动力流入率 (%)

国家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亚美尼亚	17.9	20.6	22.0	22.6	23.1
白俄罗斯	17.8	22.5	24.9	25.9	25.5
哈萨克斯坦	24.6	27.9	28.6	27.4	27.8
吉尔吉斯斯坦	16.1	19.6	20.8	20.1	21.0
俄罗斯	27.4	28.0	28.2	28.7	28.9

资料来源: 欧亚经济联盟委员会统计数据,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

表 14 欧亚经济联盟 2015 ~ 2019 年劳动力流出率 (%)

国家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亚美尼亚	18.2	20.0	20.6	20.2	20.7
白俄罗斯	19.8	24.8	25.2	26.1	25.7
哈萨克斯坦	24.6	26.5	27.0	25.4	27.2
吉尔吉斯斯坦	23.3	22.1	17.3	19.5	27.6
俄罗斯	30.2	29.5	29.5	29.7	30.1

资料来源: 欧亚经济联盟委员会统计数据,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

综上所述, 联盟在商品、服务、资金和劳动力四个方面的自由流动上都采取

了一些举措，效果不尽相同。从纵向的一体化深度或者说一体化效果讲，成绩最为显著的是劳动力流动。劳动力转移问题在联盟成立之前俄白哈关税同盟时期就开始实施一些有效的措施，到经济联盟时期进一步推进，政策实施时间较长，效果也最好。在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一体化效果就差强人意。从商品自由流动的角度看，在关税调节范围内商品的自由流动基本实现，但在非关税调节范围内仍然存在贸易障碍，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较为薄弱。服务贸易规模不大，水平不高，联盟成立后的发展趋势相对世界平均水平是下降的，目前的服务贸易规模还达不到联盟成立前的水平，且逆差较大，主要集中在传统服务业领域。在资金的自由流动方面，联盟的发展举措不多，效果差强人意。总体来看，联盟的一体化纵向发展的效果只有劳动力转移方面效果较好，在商品、服务和投资方面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转移效应皆无法令人满意。

从联盟横向的一体化联系和紧密度来看，劳动力方面联盟之间的紧密度虽然没有测算，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需要在联盟成立之初就已经显现，甚至是一些成员国加入的原因之一。因此，成员国在劳动力方面的彼此需要是客观存在的。为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联盟几乎取消了所有限制。此外，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是服务贸易领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对联盟成员国的一体化需求很强，主要集中在物流、人流的运输上。这是过去苏联时期一百多年积累建设的经济联系被切断后具有重新连接的自然需求。在商品贸易领域，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对联盟其它成员国的依赖较大。在投资领域中，各国的经济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对于联盟内的资金需求，主要是吉尔吉斯、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对于俄罗斯的依赖。

因此，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关联度和紧密度是自然天成的，也是无法割裂的，其中的原因正如欧亚经济委员会在《欧亚经济联盟至 2030 年经济发展基本方向》文件中指出的那样，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合作的优势有三点，一是传统的贸易与生产联系；二是掌握相同语言；三是面临相同的任务。

三 对欧亚经济联盟发展前景的展望和评估

（一）欧亚经济联盟将长期存在

如果从 2014 年 5 月 29 日欧亚经济联盟成立算起，这个年轻的区域组织只有七年历史。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和后苏联空间国家曾尝试以各种组织形式——

独联体、统一经济空间、俄白哈关税同盟、俄白哈海关联盟、俄白联盟国家、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重新搭建后苏联国家之间的联系。从目前看，欧亚经济联盟最为成功，这也是后苏联空间运行效率最高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组织。

如前所述，联盟成员国在商品物流、交通运输服务、金融投资和劳动移民等问题上联系紧密，彼此需要。这种联系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会消失。但是联盟多数成员国基础设施落后，进一步改善和加强交通路网建设的资金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方面的优势可能会变成劣势，从而使得联盟一体化紧密度逐渐减弱，组织更为松散，但该组织将保持长期存在。

俄乌冲突发生以来，不确定性持续累加，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白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不断加码，被称为“史上最严厉制裁”，联盟中经济总量超90%的经济体，五个成员国中的两个受到制裁，必然会对联盟造成不小的冲击。但不论这场冲突结果如何，短期内都不会影响联盟的稳定，除非俄罗斯经济被拖垮（这种情况短期内不会发生）。当然，该联盟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将愈加恶化，很可能逐渐走向封闭。因此，虽然联盟的稳定性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但经济层面上的作用和效果可能将逐渐弱化，究竟能走多远，还要看未来世界新秩序格局中各种力量的博弈。

（二）一体化发展深度十分有限

1. 俄罗斯自身的经济实力有限。根据世界各国经验，经济一体化发展较好的都是发达国家之间或者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效果普遍较差。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主要经贸伙伴都是域外国家。这就使得联盟一体化陷入尴尬境地，同时也产生离心力。前文所述，经济体量小的国家在资金上依赖俄罗斯是在联盟域内考察的结果，实际这些国家的主要资金支持都在域外（见表15）。俄罗斯自己也需要大量的域外直接投资。因此说俄罗斯以其自身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支撑起更高层级的一体化梦想。

表 15 2020 年直接投资流入存量表（单位：亿美元）

	来自域内	来自域外
亚美尼亚	16.87	35.31
白俄罗斯	45.44	100.00
哈萨克斯坦	53.41	1610.62
吉尔吉斯斯坦	51.77（域内外总量）	
俄罗斯	47.97	4631.63

资料来源：根据欧亚经济联盟官方网站数据计算，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act/integr_i_makroec/dep_stat/fin_stat/stat_tables/Pages/default.aspx

2. 成员国经济结构同质化, 互补性差, 难以形成内部分工。当前, 成员国入盟对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和商品流动上, 服务和资金的需求虽然存在, 但都不愿意出让更多的经济主权, 继续向经济和货币联盟发展的愿望尚不可见, 至于政治联盟更是从成立之初就遭到了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反, 其他成员国也有意回避。在当前的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阶段就存在诸多障碍, 未来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更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联盟希望加强各国经济分工合作, 但各成员国经济结构趋同, 彼此经济互补性弱, 竞争性强, 难以形成内部分工, 一体化效果差是必然结果。同时, 发展非资源领域和创新领域的合作需要吸引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 但联盟内部并不具备这些优势。各国经济规模较小, 基础设施水平低, 预算资源有限, 吸收银行融资手段较少等。总之, 一体化发展的资金与技术方面成员国互补性小, 将直接影响其一体化进程。

3. 深度发展需要让渡国家主权, 可能会遭到成员国反对。与欧盟成员国不同的是, 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独立发展的时间很短, 对国家主权的的要求比较强烈, 加入联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但要向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形式发展必然要让渡国家主权, 比如现在俄罗斯倡导的统一货币。根据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必然削弱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主权, 包括要求成员国出让货币发行权, 如果模仿欧盟的做法, 可能还涉及到统一的财政政策等问题, 这些都将受到成员国的极力反对, 需要的时间恐怕很长。因此, 该联盟的经济一体化深度发展必然十分困难。

4. 与欧盟存在的本质区别决定其达不到欧盟的一体化水平。联盟的目标是希望按照欧盟的路径从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统一市场、经济与货币联盟到政治联盟发展下去。但是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两者从根本上就存在着质的区别。欧盟是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 独立发展了很长时期, 地理接近、人文相通, 以平等的对话机制联合在一起谋求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和国际政治地位。而欧亚经济联盟则是刚刚独立的发展差异较大的几个小国和一个继承了前苏联所有经济遗产的庞大的俄罗斯之间因为无法割舍的经济利益联合在一起, 各怀异志。这些本质区别将使得该联盟很难模仿欧盟的方法和路径, 要自己创新独特的发展路径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不可能做到欧盟的一体化高度。其原因, 不仅是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的该联盟缺乏欧盟成员国之间民主平等的合作关系, 最为重要的是推动一体化的动力——欧盟是来自于经济运行中灵活的市场机制和说到做到的执行力, 欧亚经济联盟更多的是凭借各成员国元首的领导力来推动。元首的个人意志不稳定, 甚至元首的更迭也具有不稳定性。这也是该联盟被更多赋予政治色彩的一个因素。

5. 新科技水平整体落后, 与世界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从经济一体化的五个阶段——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和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来判断, 欧亚经济联盟目前只处于共同市场的起步阶段。联盟在服务、投资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还有很多的单一市场正在筹建和准备筹建中。欧盟从关税同盟到共同市场用了 15 年时间。欧盟是在 1968 年完成的关税同盟, 开启了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当时的世界正值凯恩斯主义破灭, 自由主义盛行, 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科学技术也是处于旧的科技革命已经完成, 新的科技革命在 10~20 年内不会发生的时期。欧盟各国不仅自身经济实力雄厚, 其经济发展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而且欧盟的发展是符合历史趋势的, 也是引领未来发展方向的。相比之下,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发展能够主导未来的新科技产业, 涵盖人工智能、AI 芯片、量子计算等, 也包括当下势头正猛的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在这些领域, 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显然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 这将导致联盟外的力量对其他成员国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外部环境的障碍不止于此, 还有西方势力在中亚地区的不断拉扯。这些外部因素都是俄罗斯和联盟其他成员国无法克服或改变的客观事实。

(三) 联盟扩展空间十分有限

欧亚经济联盟创始成员国虽然只有五国, 却是当前世界上地理空间最为广阔的一体化组织, 联盟扩员的意愿强烈, 但发展空间十分有限。该联盟最初是由俄白哈三国关税同盟发展而来, 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随后加入。这些国家加入该联盟的目的非常明显, 亚美尼亚主要是为了在与阿塞拜疆的领土争端中获得俄罗斯的政治安全和军事援助。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安全支持, 加入联盟后吉国的劳动移民可以自由进入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打工, 当然入盟也可以享受商品自由流动带来的经济收益。

其他三个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一直被联盟视为潜在的发展对象国。土库曼斯坦由于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较少的人口, 一直奉行外交中立政策, 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七个永久中立国之一, 与周边国家致力于发展双边关系, 从未考虑入盟事宜。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一直是联盟的重点发展对象。2020 年乌兹别克斯坦成为观察员国是由于联盟在劳动力移民、商品贸易和跨境运输方面对非成员国的诸多限制, 导致乌国数十万前往俄哈务工的劳动移民因身份受阻, 其商品贸易和跨境运输业无法享受优惠。乌未来是否会正式入盟, 要看以观察员国身份会得到哪些好处, 能解决哪些问题。2022 年 2 月俄乌危机爆发后,

联盟将进一步被封闭，未来发展前景堪忧。乌国加入联盟的顾虑进一步增强。塔吉克斯坦是最有希望入盟却迟迟未加入的国家。对于俄罗斯的积极邀请，塔吉克斯坦一直比较犹豫。塔吉克斯坦的出口仅依靠农业和金属生产，非常脆弱，而且它也是一个依靠侨汇收入生存的国家。加入联盟将使塔国赴俄哈务工的劳动移民不再受身份限制，投资和贸易也会继续增加，因而加入联盟短期内能让塔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但是塔国担心因此丧失部分经济主权，降低国家的自主性，损失掉美欧的支持，塔吉克斯坦还在不断权衡，未来入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综上所述，在独联体国家中除联盟成员国和其他中亚三国外就只有乌克兰和阿塞拜疆了。出于地缘政治安全考虑，乌克兰一直是该联盟最想争取的对象。2013 年就为加入欧盟还是欧亚经济联盟引发了乌克兰危机。2022 年初因乌克兰彻底投向西方，计划加入北约，引爆俄乌冲突。显然，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可能性已彻底消失。但是战争可能造成乌克兰被肢解，脱离乌克兰控制的领土有可能加入联盟（或者作为俄罗斯的附属事实上进入联盟）。阿塞拜疆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在政治经济利益上与美欧关系密切，执行独立外交。虽然总统表示过不排除入盟的可能性，但是俄罗斯对其经济吸引力并不大，入盟的可能性较小。

俄乌冲突爆发后，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乌克兰局势决议草案，要求俄罗斯“立即、彻底、无条件”从乌克兰撤军。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未参与投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弃权，白俄罗斯反对。这说明中亚国家，包括联盟成员国和非成员国，虽然知道战争对自身的影响，但依然在俄罗斯和西方国家间采取中立立场和平衡策略。他们既脱离不了俄罗斯的影响，也不想失去美欧的政治经济支持，包括西方的赠款、贷款和各种援助。

由此可见，联盟虽然地域广阔，但在地域空间上继续扩张是有限的，这不仅是俄罗斯自身的经济吸引力和带动能力的限制，外部环境也起到了负面作用。西方会尽力拉拢独联体国家特别是中亚国家加入西方阵营，阻止俄罗斯重塑欧亚地缘政治版图的计划。俄乌冲突就是鲜明的例证。之前中亚国家常常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左右逢源，很难轻易作出倒向某个大国的决策。乌克兰倒向一边的结果是发生军事冲突，其他国家不免会心生担忧，未来利用西方势力摆脱俄罗斯控制的决心可能越来越坚定。随着俄与美欧阵营对立加剧、西方经济制裁不断加码，中亚各国的大国多元平衡外交空间日益被压缩，对联盟未来发展空间和一体化深度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四）发展进度和节奏慢于预期

从欧亚经济联盟行事风格看，对目标的拖延和对成果的夸大是该联盟常态现

象。例如，联盟建立之初的目标是在 2018 ~ 2019 年相继建立统一的能源、交通市场，结果行至 2021 年联盟才刚刚完成统一的石油和成品油市场和石油和成员国运输服务市场的准备工作。2017 年联盟曾对外宣称，有 40 多个国家有意愿与其建立自由贸易区，但当时能够得到官方书面证明资料的只有越南与之建立了 FTA。可以理解的是，俄罗斯对联盟的发展尤为关切，但对内一体化推进缓慢，对外推行 FTA 自身利益受损，使得俄罗斯陷入两难。

这很可能使得俄罗斯在联盟一体化问题上贪多求全，比如被多次提及的联盟内统一货币问题。俄联邦经济发展部第一副部长利哈乔夫曾表示，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的货币联盟可分阶段建立，在第一阶段，不是欧亚经济联盟的五个成员国都要加入。现在联盟刚刚处于共同市场的起步阶段就开始着手准备货币联盟的操作实在有些操之过急。连俄内部的专家都说十年之内无法提上日程。但是，在急功近利的心态下，如果在短时间内搞出一个由部分联盟国家组成的货币联盟也并非不可能，只是在并未达到的阶段做了未来的事情，其职能和效果也很难不打折扣。因此，联盟未来一体化的发展进度和节奏会慢于预期，甚至可能出现名不副实的情况。事实上，实践多次证明，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失败都是贪多求全造成的。

（五）俄乌冲突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影响

俄乌冲突对联盟的影响是使联盟五个成员国中有两个受到西方制裁，其本国货币部分不可兑换。这样的制裁必将给联盟内的其他成员带来冲击，那么联盟一体化带来的潜在收益是否大于对国民经济的风险是各成员国都要面临的问题。

1. 进口受限需要重建供应链，出口受阻或将改变世界能源格局。俄乌冲突后西方的经济制裁已经给联盟国家带来了损失。联盟国家的农业依赖进口种子和机械，大部分甜菜、油菜籽、向日葵和玉米种子是进口的。欧洲进口设备也中断向俄供货，如造纸机械等。还有社会生活中的药物进口中断等等，这些都促使联盟各国寻找新的渠道，重建供应链。

美英制裁俄罗斯石油导致乌拉尔石油以最大幅度打折售卖，同时引发国际油价高涨。俄罗斯是世界石油的主要供应商，欧洲是俄石油最大的出口市场。欧洲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转而向美国购买（美国一方面要欧洲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另一方面美国自己的石油公司在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不仅俄罗斯的石油，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出口也遇到问题，因为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大部分是通过俄罗斯港口出口的，直接带来的是短期内俄罗斯和联盟成员国的石油出口收入大幅减

少，长期看或与欧洲化石能源市场完全脱钩。

西方制裁对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宣布暂停“北溪-2”输气管道认证。欧洲放弃原本又近又便宜的俄罗斯天然气，转而向美国购买又远又贵的液化天然气。俄罗斯因这次军事冲突失去的不仅是短期内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而且是未来能源出口布局的大幅收缩。因为俄罗斯和美国早已成为国际能源出口大国，所以这次俄乌冲突，也是美俄冲突，可能会改变未来的世界能源格局。

2. 金融制裁导致俄罗斯与欧盟的经济金融关系彻底割裂的风险骤升，加剧了对联盟国家经济的负面影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规模前所未有的，仅将俄罗斯踢出 SWIFT 一项就被称为是“金融核弹”，对俄罗斯的国际收支、进出口贸易、外汇平衡和宏观经济稳定产生重要冲击，包括本国货币大幅波动以及大量资本的外逃。依靠俄罗斯经济的联盟国家也必然受到经济传导，同时对全球经济的负面溢出效应也很明显。

欧盟对俄罗斯尤为重要。俄乌冲突以来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五轮制裁，内容不断升级，包括经济、金融和技术封锁，包括对俄个人的财富冻结和资金使用，使俄罗斯和欧盟的经济和金融关系存在彻底脱钩的风险。要知道在此之前俄罗斯与欧盟的经济和金融投资关系都极为密切。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能源贸易和粮食贸易占比很高，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占比更高。双方之间的经济和金融捆绑越来越紧密。现在的制裁内容决定了双方在化石能源上的脱钩是大概率事件，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割裂风险也骤然上升。

制裁时间越长对俄经济的负面影响越严重。如果这场冲突拖延下去，在俄罗斯经济遭受严重冲击的情况下，联盟内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必然受到影响。直接影响是赴俄务工的机会将大幅减少，随之带来的是侨汇收入的大幅下滑。对联盟内个别国家的影响不小。另外，在俄罗斯经济实力逐渐被西方绞杀的过程中要增加联盟内的相互贸易和相互投资则更难。

3. 联盟内的管理水平和运转机制面临考验。应对西方制裁联盟需要协调一致的统一行动。实际上很多问题涉及多方利益，难以迅速且平等地给出一致满意的行动方案。比如，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西方制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后联盟内部关税的分配比例是否与之前保持一致。联盟内的经济学者表示，继续保持之前的分配比例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在西方制裁背景下，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进口显然会急剧下滑，其他国家的进口显然会增加，那么各国的关税收入分配比例如何确定是个重要问题。另外，制裁导致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资产瘫痪，无法清算。目前欧亚经济委员会正在紧急讨论摆脱以美元结算的必要性。在卢布不可兑换的情况下，还要将

全部关税重新计算为俄罗斯货币，各国必须确定以何种非市场汇率进行兑换。因为联盟正在所有领域将国家市场整合为一个单一市场：从燃料和能源综合体到食品市场甚至劳动力市场。因此，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不断考验联盟内部的管理水平。

联盟决策机制运转效率低下且官僚作风严重，一直受到联盟内部管理者包括专家学者的诟病，有人甚至认为该联盟根本就没有管理，很多事情都不是通过联盟完成的，而是由各成员国单独完成的。如果说俄乌冲突之前这个问题还不十分突出，那么在对抗制裁的当下，联盟内部如果不能迅速高效平等地处理内部急需解决的问题，很多问题必将复杂化，风险和损失是必然的，而且将损害联盟的公信力和凝聚力，为未来的发展前景蒙上阴影。

4. 联盟短期内团结一致对抗制裁，长期看疑惧心理加剧将削弱联盟发展潜力。俄乌冲突之后联盟马上召开了欧亚政府间理事会，决定通过创造无障碍环境来增加相互贸易额。专家认为，新的限制措施对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表现影响不大。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政府签署了实施 2021 ~ 2025 年经济合作综合行动计划，两国总理签署了 11 份文件，其中包括一项关于扩大民用飞机制造的工业合作和确保联盟成员国可持续发展路线图，以此来抵御贸易下滑的风险。正如俄罗斯总理在欧亚政府间理事会上所讲的那样，尽管外部压力和西方国家试图分裂联盟，但联盟仍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加强各领域的合作。这种团结一致对抗制裁的做法无疑是对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最大支持。但是长期看，联盟内的其他成员国对此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做法显然都有各自的看法和打算。他们既想摆脱俄罗斯的控制，又离不开俄罗斯的保护，更惧怕俄罗斯的打击。这种疑惧心理随着俄乌冲突的继续将日益加剧，无论这场冲突的结局如何，都会加大联盟的离心力，从而削弱联盟未来的发展潜力。

当前俄罗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联盟国家的支持，也就是说联盟对俄罗斯越来越重要。他们是俄罗斯对抗西方制裁的缓冲地带，是应对国际环境的小环境，但是俄罗斯对联盟国家的吸引力可能会逐渐减弱。西方毁灭式经济金融制裁和科技封锁的意图不仅在于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而且要彻底孤立和封锁俄罗斯。联盟其他成员国，包括其他中亚国家将继续被西方势力所拉拢。虽然它们短期内不会离开俄罗斯，但是如果未来俄罗斯自身实力下降，联盟的发展前景将是悲观和暗淡的。当然，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俄罗斯自身的发展潜力很大，它有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独立的工业体系、强大的军工和科技潜力，包括这几年应对西方的制裁经验，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能够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责任编辑 张红侠)